

廿二史劄記

冊五

廿二史劄記卷十七

陽湖 趙翼 雲崧

新書增舊書處

五代紛亂之時唐之遺聞往事既無人記述殘編故籍亦無人收藏雖懸詔購求而所得無幾故舊唐書援据較少至宋仁宗時則太平已久文事正興人間舊時記載多出於世故新唐書採取轉多今第觀新書藝文志所載如吳兢唐書備闕記王彥威唐典蔣乂大唐宰輔錄凌煙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凌璠唐錄政要南卓唐朝綱領圖薛璠唐聖運圖劉肅大唐新語李肇國史補林恩補國史等書無慮數十百種皆舊唐書所無者知新書之文省於前而事增於舊有由然也試取舊

書各傳相比較新書之增於舊書者有二種一則有關於當日之事勢古來之政要及本人之賢否所不可不載者一則瑣言碎事但資博雅而已今分別於左而新書刪舊書之處亦附見焉

新書增舊書有關係處

代宗沈后傳陷賊後不知所在

新書增

高力士女冒爲

后迎還上陽宮力士子知非真具言其情詔貸之

李密傳

增

密爲魏公設壇卽位改元永平

又增

密與

宇文化及隔水語責其弑逆

又增

賈潤甫勸其稍

節興洛倉米勿致食盡人散

王世充傳

增

煬帝至江都世充請以江淮女進宮

徐圓朗傳

增

圓朗迎彭城劉世徹欲以爲主會盛

彥師被執在圓朗所恐二克合則禍不解乃說
曰公不見翟讓用李密而見殺乎圓朗乃忌世
徹而殺之

房元齡傳

增

帝問創業守成孰難元齡謂創業難

徵謂守成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徵與我安
天下故所見各異然創業之事往矣守成之難
當與公等共之此正見太宗之圖治也

許敬宗傳

增

高宗欲立武后敬宗曰田舍翁多收

十斛麥尙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何
不可

此正見其
逢君之惡

劉仁軌傳

增

仁軌平百濟後高宗遣劉仁愿代還

仁軌以百濟新定恐新兵不得力願再留鎮守

此正見其忠於
爲國之處

舊書但書仁愿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

代仁軌乃西還

褚遂良傳

增

遂良諫立武氏謂武氏昔事先帝武

后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

魏元忠傳

增

元忠再相稍憚權倖不能守正如往

時袁楚客以書規之全載其文

來濟傳

增

諫立武后引漢成帝以婢爲后故事

韓瑗傳

增

諫立武后引宗周褒姒爲言

陸象先傳

增

元宗初卽位太平公主欲廢之召宰

相議曰寧王長當立象先曰帝何以得立曰有

一時之功象先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

有罪安得廢

蘇頲傳

增

吐蕃盜邊元宗欲自將討之頲極諫以

爲不可乃止

李景伯傳

增

時有建言設都督者景伯議都督專

生殺權太重授非其人則釁易生宜罷都督留御史按察秩卑任重可制姦宄由是停都督

姚崇傳

增

元宗欲相崇崇先以十事邀帝

此爲相業之始而舊書不載

又增

崇在帝前序進郎吏帝不顧後謂高力士曰

我任崇以大政此小事何必瀆耶

此見元宗任相之專

宋璟傳

增

璟不賞郝靈佺斬默啜之功恐啓天子

倖邊功

見大臣遠慮

又增

張嘉貞爲相閱堂案見璟危

言切論不覺失聲嘆息

韓休傳

增

帝嘗獵苑中或張樂必視左右曰韓休

知否帝嘗引鏡不樂左右謂自休入相陛下無

一日歡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

張九齡傳

增

武惠妃謀陷太子瑛私使人言於九

珍做宋版印
齡九齡卽奏之帝爲動色故終九齡爲相太子得無患

裴耀卿傳

增

元宗封禪後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

邱餽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供張不用錦繡示我以儉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言擾民卽不足告成功此其愛人也

吳兢傳

增

兢撰則天實錄書張昌宗誣構魏元忠

有不順之言引張說爲証說已許之賴宋璟再三勸阻說始明元忠無此語後說爲相私乞改之兢曰徇公之請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之董狐

馬懷素傳

增

同時修書者數十人姓名類敘於傳

末

楊慎矜傳

增

慎矜得罪之由因其家所出婢得入

宮以其與術士史敬宗相往來之事奏聞元宗發怒楊國忠密知之乃語王鉷使告發其罪

楊國忠傳

增

國忠主議征雲南募兵之慘酷州縣

吏至召貧弱者縛置室中械而送軍前亡者卽以送吏代之

又增

國忠請以安祿山爲平章事追

入輔政已草詔而帝遣輔璆琳覘之璆琳得賂還言祿山不反帝遂焚前詔

郭子儀傳

增

復陝郡時其子旰與賊戰死

劉晏傳

增

晏在襄陽辭永王璘之官爲採訪使李

希言守杭州璘聞有備乃西走

又增

晏所用管計

帳者皆士人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

又增

傳末附韓洄元琇裴腆李

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等皆晏所擢用後多任轉運等使循晏舊法以利國者

崔渙傳

增

渙劾奏元載怙權樹黨之疏正見其疾

惡

馮盜傳

增

貞觀中或告盜反帝將討之魏徵力保

其不反乃遣使諭盜盜果遣子入侍帝曰徵一言強於十萬兵矣

阿史那社爾傳

增

同出征者有郭孝恪其在軍牀

帷器用多飾金玉以貽社爾社爾不受帝聞之曰二將優劣不必問人矣

崔光遠傳

增

元宗出奔光遠爲京兆尹僞遣子東

見祿山時祿山已令張休爲京兆尹及得光遠投順卽命休還洛

王思禮傳

增

肅宗自靈武至鳳翔賊兵來攻甚危

適崔光遠遣王伯倫李椿以兵至聞賊攻鳳翔欲乘虛襲長安賊聞之乃引還伯倫戰死椿被執

李光弼傳

增

野水渡之役光弼以計降賊將高暉

李日越二人

又增

邙山之敗由魚朝恩不聽光弼

言去山險就平地故敗

又增

代郭子儀營壘麾幟

無所更一經光弼號令氣色乃益精明

又於

郝庭玉傳記朝恩使庭玉布陣坐作進退如一

朝恩嘆賞庭玉曰此臨淮王遺法也

姜公輔傳

增

德宗出避涇師之亂欲往鳳翔倚張

鎰公輔謂鎰文臣而其下皆朱泚舊部曲軍且有變帝乃往奉天不數日鳳翔大將李楚琳果

殺鎰應泚

又增

帝初至奉天聞泚欲來迎乃詔止

諸道援兵公輔力言不可無備乃納兵不數日

泚兵來犯

田承嗣傳

增

承嗣先爲安史僞將後背史朝義降

於僕固瑒

田悅傳

增

朱泚僭據長安其弟滔自幽州起兵應

之約悅同舉兵悅許之而王武俊遣人阻悅悅
兵遂不出滔怒攻其貝州於是武俊與李抱真
同出兵救悅

田季安傳

增

憲宗命吐突承璀討王承宗季安欲

救之有譚忠者爲畫策陽出兵助王師而陰約

承宗以堂邑見與若爲攻得者遂邀朝命寵獎

李維岳傳

增

維岳敗於東鹿欲上表歸朝田悅遣

人來責維岳遂復抗

劉濟傳

增

譚忠激濟進兵討王承宗

劉總傳

增

譚忠勸其以地歸

段秀實傳

增

郭晞在邠不戢軍士邠帥白孝德不

能制秀實殺十七人自請於晞晞不能難

韓游瓌傳

增

李懷光誘游瓌叛游瓌白發其書帝

嘉之後又有書來誘爲渾瑊所獲稍伺察之游

瓌怒罵瑊帝懼有變遂幸梁州此事大有關係

舊書乃無之

又增

吐蕃入寇游瓌破之於合水吐

蕃攻陷鹽州游瓌收復之及吐蕃請盟游瓌奏

不可信帝不從及平涼之盟游瓌以勁騎赴柳

泉會盟使渾瑊被劫逃出賴游瓌兵乃得歸舊

書亦無

董晉傳

增

晉與李涵使回紇回紇責償馬價涵不

能對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賜爾不已多乎爾之馬多疲斃天子勅勿屑屑較爾反以爲不足乎回紇語塞

李希烈傳

增

竇良女爲希烈所得女謂父母曰勿

戚戚吾能殺賊果爲希烈所嬖乃與陳仙奇密謀酖死希烈舊書但云仙奇酖死希烈而竇良女不載

鮑防傳

增

策賢良方正防閱策得穆質柳公綽等

皆名士質對策最切直獨孤恠欲黜之防曰使上得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高第

楊憑傳

增

憑爲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姻友無敢

送者徐晦獨送至藍田夷簡特薦晦爲御史曰

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耶舊書至以此另立徐晦傳新書刪晦傳而以此附憑傳內

杜黃裳傳

增

黃裳與憲宗論致治之道在修己任

賢操執綱領至簿書訟獄本非人主所自任

李吉甫傳

增

罷冗員一疏奏伐蜀之師宜增三峽

一路以分賊勢劾中書吏滑渙勾結樞密使竊權李錡將反吉甫建議使韓宏進兵因田宏正歸順請撤河陽之兵戍汝州以逼吳元濟按武宗時吉甫子德裕重修憲宗實錄虛張其父之美宣宗時特命刊正今此等事舊書皆無而新書增之豈舊書據大中刊正之本而新書尙據會昌重修之本耶

權德輿傳

增

德輿建議王承宗可起復盧從史不

可起復

張薦傳

增

顏真卿使於李希烈爲所拘繫薦上疏

請以希烈之母妻妹三人之拘於京師者移置境上以贖真卿

蔣乂傳

增

李錡以反誅詔削一房屬籍宰相召乂

問一房自大功乎乂曰其祖神通開國時有功可因孫而累其祖乎曰自期可乎乂曰其父若幽死社稷可令其絕祀乎乃止坐錡及子息無旁坐者

王鏐傳

增

西域朝貢酋長在京因隴右陷蕃不得

歸皆食鴻臚凡四千餘人鏐奏請停其廩給李泌請以隸神策軍皆成勁旅而歲省五十萬緡

孔戣傳

增

番舶至粵向有下棧稅有閱貨宴錢戣

帥粵悉禁絕之海商死官籍其貲滿二月無妻
子至則沒入戮不爲限悉推與之

韋澳傳

增

宣宗召澳屏人問近日奄宦如何對曰

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曰未也澳曰不若就其中
可用者計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綠至緋
猶可衣紫則合爲一矣

鄭綱傳

增

宦官竇文場新爲中尉欲以白麻制下

中書綱力諫止

又增

盧從史懷不軌李吉甫譖綱

漏言於從史憲宗怒召李絳告之絳曰誠如是
罪當族然誰爲陛下言者帝曰吉甫絳曰安知
非吉甫誣陷之帝乃悟

崔宏禮傳

增

討李同捷時大將李萬瑀劉案擁兵

自固宏禮奪其兵破賊李祐以鄭滑兵入齊而

潰宏禮悉斬其兵以鄆兵二千付祐敗賊

王起傳

增

武宗卽位起爲山陵使樞密劉宏逸薛

稜欲因山陵兵謀廢立起密奏乃皆伏誅

王式傳

增

式爲安南都護退蠻兵捕斬反者及移

浙東討殺草賊仇甫移徐州殺銀刀都之爲亂者數千人

錢徽傳

增

徽爲掌書記時大寒先發冬衣以靖兵

亂在宣歙幕帥崔衍病亟徽請池州刺史李遜至以安軍士及爲學士奏憲宗弗納貢獻帝密戒有獻者入銀臺門勿令學士知

裴度傳

增

度與帝言君子無黨小人有黨

牛僧孺傳

增

初對策切直得罪時宰之處此爲牛

李黨事之始

又增

劉稹誅後石雄軍吏得劉從諫